

人间草木

刺芽油菜

■孙小明



一株盛开的油菜花，孤零零立在一块废弃的水泥地坪上。

细看，不是一株，是三株。另两株是刺芽菜，一种带刺的野生草本，又叫小薊。水泥地坪上一道细细的裂纹，裂纹蜿蜒而去，中段一处缝隙稍宽——这稍稍的疏漏，恰好被三粒种子抓住，由此生根、发芽，在阳光与泥土间凿出一丝生机。

我见过生长在瓦垄间的青苔、扎根在墙缝中的小草、孤悬于崖壁上的野花，却从未见过狭窄的水泥缝里同时长着三株植物，且这般葳蕤。坚硬的水泥地坪，如一层枷锁隔在阳光与泥土之间。植株最下层的叶片半卷，边缘干枯，想必是被暴晒后的水泥地所灼伤。扒开叶片，可见三股粗壮的根茎挤在拇指宽的缝隙里，似乎那道缝是被它们挣裂开的。

油菜和刺芽菜都处在花期，油菜开着明艳的黄花，刺芽菜擎着紫红的花球。有两只蜜蜂飞来，在花蕊中扑腾一阵，又飞走。油菜枝条细弱，叶片柔滑，呈娇媚之态；刺芽菜

茎秆挺直，浑身带刺，惹不起的样子。油菜的枝条向四面伸展，刺芽菜带刺的叶柄刚好穿插于油菜枝条的空隙，像是经过一番磨合，才最终达成和解。

它们的种子来自哪里？是随风飘散而来？抑或是被飞鸟衔落在此？总之是一种偶然。漫长的生长过程中，它们是否有过争抢？毕竟生存资源有限，即便在雨季，它们也只能看着雨水流向别处，能渗进缝隙的少得可怜。可三株植物几乎同样粗壮的根茎、同样的高度，又让人确信，几番调整后它们最终找到了平衡。命运将它们捆绑到一起，共生是唯一的选择。

离它们不远即是一块肥沃的田畴，一畦畦油菜花开得正盛，蜂蝶飞舞，农人忙着锄草、施肥。附近沟渠旁，野生刺芽菜水源充足，土壤疏松。这番情景，更衬托了水泥地坪上这丛植物的卑微。短短一春一夏，这贫瘠的土地、憋屈的一生，即使开花结籽，也少有人在意，倒不如长眠于水泥缝中。但出生地是无法选择的，当一场雨落下、一缕风吹来，阳光的手掌轻柔抚过，破土而出，是种子的本能。

烈日持续暴晒时它们或曾有过萎靡，首先垂下叶子的最可能是油菜，毕竟它已习惯人类照料。而当刺芽菜拔节向上，油菜也被那股生长的力量所带动，重又挺直腰身。生而为植物，奋力生长，是无法违背的天性。

它们不同根，却同生；不同种，却同命。它们的生长，注定要比同类付出更多。地下的空间促狭，上面的天却足够宽。水泥地坪上别无他物，成了它们专属的空间，可以尽情舒展。当根系深扎泥土，水泥地坪反倒成了一种保护——很难再将它们连根拔起。即使齐根斩断，它们也仍有再度萌芽的可能。

阳光的不吝、雨露的不弃、风的不嫌，以及水泥地坪无意间成全，终于让它们活成了独一无二的样子。

三株植物，两个种类，根系拥抱在一起，枝叶相互穿插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在我眼里，它们不是三株，而是一株。它既非单纯的油菜，亦非平常的刺芽菜，它是二者的结合体。相比田畴里生长的油菜们，它多了一身带刺的铠甲；较之沟渠旁的刺芽菜，它多了一分温情。它既有油菜花的娇媚，又带着刺芽菜的锋芒。这是苦难合并后的新生，还是双重无奈下的嬗变？

我给它们命名“刺芽油菜”，一个独属于我的、在通用的植物典籍里无法查到的名字。

明年，风会将它们的种子送往丰饶之地，或许会有几粒留在这逼仄之处，继续在这条狭小的水泥缝里生根生长。

心灵感悟

麦梢黄

■聂山峻

南风拂过豫东
旷野铺开金色的诗行
布谷鸟放声歌唱
麦梢黄，妮瞧娘

趁着丰收的锣鼓尚未敲响
带上一腔衷肠
老屋门前
总有等待的目光

一餐热饭
几句家常
风俗的温情记在心上
一季麦黄
一程回望
把温情细细珍藏

麦收时节

■王伟

一场隆重的农事
在中原大地渐次铺开
麦熟一晌
六月的阳光和鸟声
掠过麦子的头顶
所有的芒刺便变得
坚硬而锋利
田野开始沸腾了

收割机在田野里
不停地奔跑
吞吐着乡亲们的喜悦
这是一段
辛苦忙碌的日子
这是一段
收获希望的日子

汗水洒在田野里
麦香氤氲在空中
这是一场亘古的农事
延续了几千年
秋播夏收
农人生动的劳作身影
让我们远离饥荒



人生百味

一梦悟余生

■程方

临近退休，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很离谱的梦，万般风物尽在一梦中。

和几位故知一块儿去旅游，从扶摇直上的大漠孤烟到蓝雾轻泛的浩瀚大海，从依山丛生的原始森林到碧翠接天的生态草原……赏尽了世间粗犷而豪放、精致而细腻、质朴而天然的各类美景。餐食佳肴美味，夜宿琼楼玉宇，昼览山光水色。遇江湖而泛舟，至巅峰而放歌，逢雅集而吟诗。松弛闲适，六根清静，处于一个焕然一新的生活模式。

正感叹于世界的美好，忽听有人冲我喊：“车到站了。”出于本能，我匆忙起身下车。脚下松松软软，虽看不清，但凭感觉正身处沙漠，周围没有匆匆行人，没有疾驰车辆，没有万家灯火。脚下没有通向任何方向的路，天上亦无日月星辰的亮光，我独自一人，置身于万籁俱寂的夜里。惊恐之余我慌忙回转身，试图返回车上，车却早已绝尘而去。我下意识触摸口袋，没有摸到手机，行李箱也不见踪影。“日暮乡关何处是”的惊愕瞬间催我从梦中醒来，醒的时候还喘着粗气，额头上的汗水未干。暗自长叹，庆幸只是一个梦。

我很快意识到，这是退休前的心理反应，此前早有人归纳过退休综合征的几大症状，这是其中一个。为免噩梦继续，我披衣下床，于庭院小凳上静坐，平复心绪。

从“青春恰自来”到“短发萧骚襟袖冷”，一路走来，经

历风雨，也收获美丽风景。现实生活中，退休的味道已经被过往者咀嚼品味了很多遍，都明白是一个必然要迈过的门槛，理当悠然从容，却少有人能做到。这恰似列车强制变轨，耳畔满是齿轮摩擦、挣扎顿挫带来的无奈回响。

我想，待到退休那日收拾好个人零碎物件，缓缓走出单位大门时，扑面而来的一定是“西出阳关无故人”般的萧瑟怅惘。褪去职场身份，归于市井烟火，巨大的心理落差在所难免。梦里的景致也告诉我，山因积土而巍峨，海因汇流而浩渺，阅历因相聚交流而丰盈，一旦离开深耕多年的岗位，人难免陷入孤寂。

人的一生都在追光，借光亮丰盈自身，也期许自身成为微光，温暖旁人。无论是被光照亮，还是去照亮他人，皆是幸事，故而世人总眷恋职场舞台，难坦然接纳年华迟暮。

鲁迅先生在《故乡》中写道：“其实地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。”大多数人不会提前为退休后的人生预设前路，因为一切都充满变数：观察需要时间，思考需要冷静，行动需要试探。只要向着光，用心走，执着些，即便身处沙漠，亦能踏出前路。

不妨让节奏慢下来，静看花开花落，细听虫鸣鸟唱。岁月从来不可缺少安然静好，缺少的只是澄澈的双眼、灵敏的耳朵和丰盈有趣的灵魂。细心观察，便会发现以往因忙碌而错失的万般美好。